

石浦港域海防聚落的演化与集群保护*

何 依 柴晓怡

The Evolution of Coastal Defense Settlement and Cluster Conservation in Shipu Harbor Basin

HE Yi, CHAI Xiaoyi

Abstract: The Shipu harbor basin has formed a complete geographical unit as par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named "four islands with five gates to the sea". Located in a regional characterized by coastal defense systems and fishing industries, the Basin constitutes a clustered settlement. The Basin sees a nice blending of fishery culture with coastal defense culture. The built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a materialized form of regional history, but also a product of regional adaptation. Taking Shipu harbor bas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protection of coastal defense settlements in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uni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conservation method of "cluster of historical settlements". More specifically, the concept refers to clusters of historical settlements that share formative mechanism, cultural features and geographic proximity. The method of cluster conservation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both the coexistence of rel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ymbiosis of multiple cultures. In the planning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 (HUL), the historic value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whole geographic unit needs to be emphasized so that the link between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oeconomy development can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coastal defense settlement; Shipu harbor basin; cluster conservation; geographic unit

提 要 石浦港域在“四岛环列，五门通海”的结构形式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并在“海防筑城，渔业兴港”的区域社会中，形成了集群化的聚落组合，集渔文化与海防文化于一体，既是区域历史的物化形式，也是地域环境的适应产物。以石浦港域为例，将海防聚落的演化及保护在一个具体的地理单元内展开研究，提出了“历史聚落集群”的概念与保护方法，将历史上因某种共同的机制，使得文化相关、特征相似、地域相近的聚落称为历史聚落集群。集群保护的内涵则包括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上是历史时段的有机共生；在空间上是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作为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规划实践，突出城乡文化遗产在区域社会中的历史价值，强调城乡文化遗产在地理单元中的整体保护，旨在寻求地方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重新建构。

关键词 海防聚落；石浦港域；集群保护；地理单元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1806013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8)06-0111-08

作者简介

何 依，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heyihust@163.com

柴晓怡，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通讯作者，781033201@qq.com

在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中，聚落形成与发展于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城市文脉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包含在自然环境里（张兵，2015），但也因社会经济因素，成为“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威尼斯宪章》，1964）^①。因此，历史聚落既是地域环境的适应产物，也是区域历史的物化形式，其中包含了文脉与地脉，与作为背景的“域”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相对一般意义的传统聚落，海防聚落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和保护方法：一方面，作为重要的社会记忆，海防聚落是国家防御战略下的组成部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代表了国家意志在区域空间的投影，具有鲜明的历史事件色彩；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的“民化”过程之后，大多海防聚落融入了地域环境，既保留着诞生之初的卫所特性，又有后期演化过程中的人居内涵。因此，从初期的战略性防御格局，到后期的地方性“民化”过程，海防聚落都不是一个孤立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记忆的山西古村镇演化与集群研究”（5157825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区域视野下乡村聚落遗产集群式保护方法研究——以山西古村镇为例”（51708235）



图1 石浦港域区位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Shipu harbor basi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存在，离开区域社会和地理单元的个体保护，都将导致整体文脉的断裂与文化价值的削弱。本文以浙江省石浦港域为例，在一个具体的地理单元内，展开海防聚落的演化及保护研究，提出了“历史聚落集群”的概念与保护方法，以期从单一聚落保护跨越到区域关联保护，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保护城镇演化脉络及历史价值，提出整体、系统、共生

的保护与发展思路。

1 石浦港域海防聚落的演化过程

石浦港位于浙江省中部沿海，由象山半岛与南部岛屿围合成一个半封闭的港湾，其间五门通海。石浦港域则以石浦港为依托，由石浦镇区与东门、对面山、南田、高塘四岛及近海海域组成，集山、城、港、岛、礁、滩为一体，陆域面积263.3km²。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石浦港域既有自然环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也因资源禀赋和历史渊源，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同源性，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图1）。

历史具有时空的双重性，历史现象的发生和扩散在一定的时空内进行，是区域社会与地理单元相互作用的结果。明王朝建立之初，为完善宁波地区海防，设置了宁波、定海、昌国、临山、观海五卫，形成三大战区^②，石浦港域是昌国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武二十年，置昌国卫于东门岛，下设四所（石浦前、后所、爵溪所、钱仓所），定海外之藩，以昌壮国势（图2）。在大规模实施海禁政策的影响下，因东门悬海，薪

水艰阻，又徙东门昌国卫于后门山（今址），东门撤卫留兵寨，昌国战区进一步收缩于石浦港。因此，石浦港内前后形成了三座重要的海防城池：后门山昌国卫（即后文中的昌国卫）、石浦前后千户所、东门岛旧卫，集海防空间布署与历史演化于一体，作为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整体保护价值（图3）。

1.1 防御格局的组成

1.1.1 阻山不设的城池防御

卫所城池的形态与其地理形势息息相关，石浦港域位于象山南部山地及滨海岛屿之间，因此卫所布局据山控海，因天时，就地利，城廓多不规则（尹泽凯，2015）。其中昌国卫建于天门山东南麓山谷地带，西负凤凰山，东依唱鸡山，回环翼蔽，其平面布局随形就势，东西南北四门顺应地形而不相对称（图4）（龚缨晏，2016）。石浦所、东门旧城筑城志中也记载有城墙“阻山不设”^③，山峰与城墙实体交替成为城池边界，城池与自然环境相互渗透，互为一体（表1）。

1.1.2 建制完备的军事体系

在石浦港防御单元内，明朝在卫城



图2 海防要务下的昌国战区卫所体系
Fig.2 Defense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Changguo Theater under the coastal defense priority
资料来源：根据《象山东门岛志略》历史地图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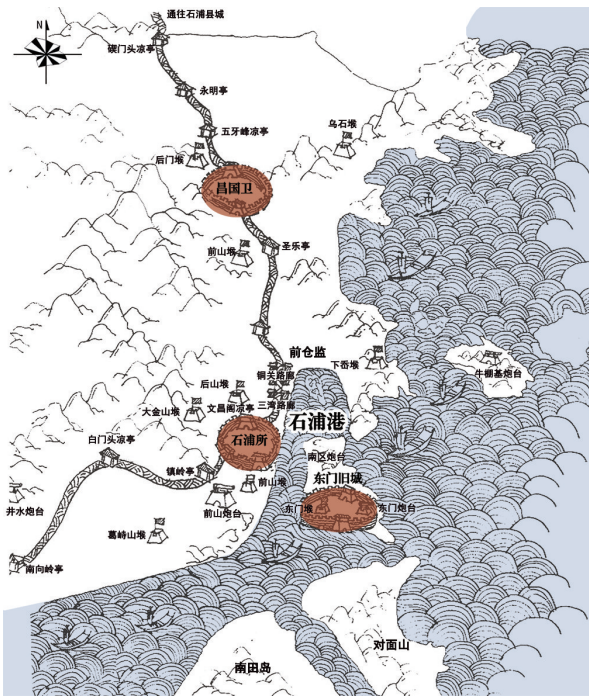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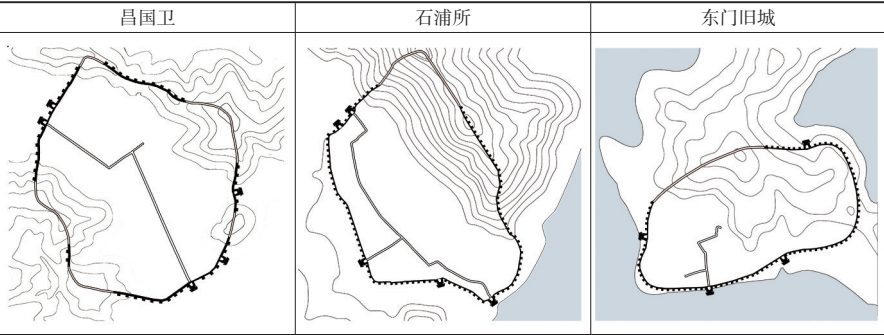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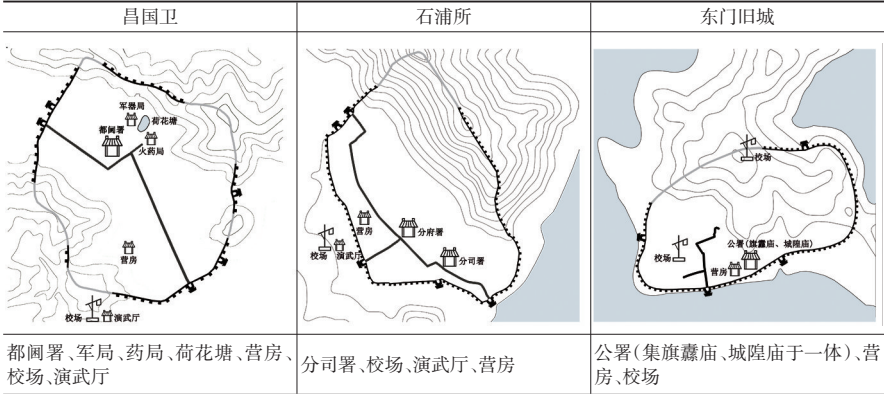
图3 收缩海防下的石浦港域防御单元
Fig.3 Shipu harbor basin defense unit under the contraction of coastal defense system
资料来源：根据《宁波市石浦渔港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历史地图绘制。

表1 石浦港域卫所城池边界分析
Tab.1 The boundaries of coastal defense cities in the Shipu harbor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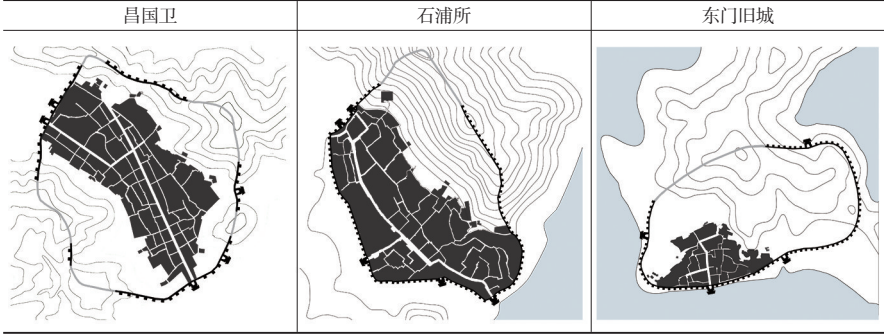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 石浦港域卫所城池军事设施分析
Tab.2 The military facilities of coastal defense cities in the Shipu harbor basi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3 石浦港域卫所城池街巷体系分析
Tab.3 The street system of coastal defense cities in the Shipu harbor basi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设署统筹指挥战区，先后于东门昌国卫设公署、后门山昌国卫设都阃署。清朝废卫所后，随着卫所建制的地方化，以重要城镇为依托设置营汛指挥中心，部分卫所内出现衙署等行政机构，东门公署、昌国都阃署、石浦分府署均占据城中最有利的位 置，以控制城镇空间布局。除指挥中心外，卫所还有大量军事设施配合，以昌国卫城为最，包括烽火

台、校场、营房、军器局、火药局、荷花池等，体系完备，有别于一般的地方城镇（表2）。

1.1.3 平战结合的街巷格局

沿海城池内的交通体系以满足军事需求为前提，包括主动防御与被动防御，故街巷体系分为大街与巷道两级：一方面，卫所轴街一般呈丁字形，连接城门出入口，轴街宽阔，为军士的集

结、操练之所，也有利于军用物资的运输与转移，同时还是卫所内部各区块的分界线（罗一南，2011）。以昌国卫城为例，轴街宽阔笔直，呈错位“十”字型，曾是十八指挥操练检阅时并肩横排正步前进之街，同时以轴街为界，分割本卫的四所；另一方面，卫所的巷道设计为被动防御之需，通过迂回巷道、宽窄变化、错位路口、尽端路的合理设置，在城池被攻破时，起到迷惑敌人作用，为卫所军士巷战及居民逃生提供有利条件（表3）。

1.2 生活格局的演化

1.2.1 居住空间的家族化

石浦港域海防卫所的“民化”过程，始于明宣德年间的军属留卫，卫城内出现了定居的军人家庭，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军户群体（宫凌海，2015）。后期在浙东文化的影响下，家族院落逐渐发展壮大，营房地多被民居院落替代，防御空间格局结合民居院落肌理成为海防聚落的内涵与特色（图5）。《石浦镇志》载：昌国居民，建卫前已有王曹朱谭戴5姓。建卫后，其居民大都为戍边官兵及其后裔，又邵氏自余姚、绍兴迁，俞氏自宁海迁，卫所内部多族同居模式显著，院落形式入乡随俗，其组合模式初为宁波地区典型的“三间两厢明廊式三合院”，进而演化为“四合院”及“H型合院”。明中叶后，各姓家族通过增建院落的形式逐步扩大生活空间，形成横向、纵向院落等组合的复杂院落形式，血缘型聚居模式显现，各宗族建有祠堂，标识领域空间（表4）。

1.2.2 信仰空间的人神化

沿海卫所设立之初大多为选址新建，加之征军形式多样，故其多为移民地区，精神信仰亦是五方杂处。卫所城池寺庙体系中，城隍庙、关帝庙与“防御城池”关联较大，形成了城隍护城，关帝护门，一门一庙的庙门格局（图6）。而与“聚落生活”关联的其它庙宇，则多选择在城内居高之处。此外，卫所的军事特性也反映在信仰上，昌国卫城内所设的十庙六庵便是由军事特性衍生出来^④，且大多庙宇以抗倭名将 为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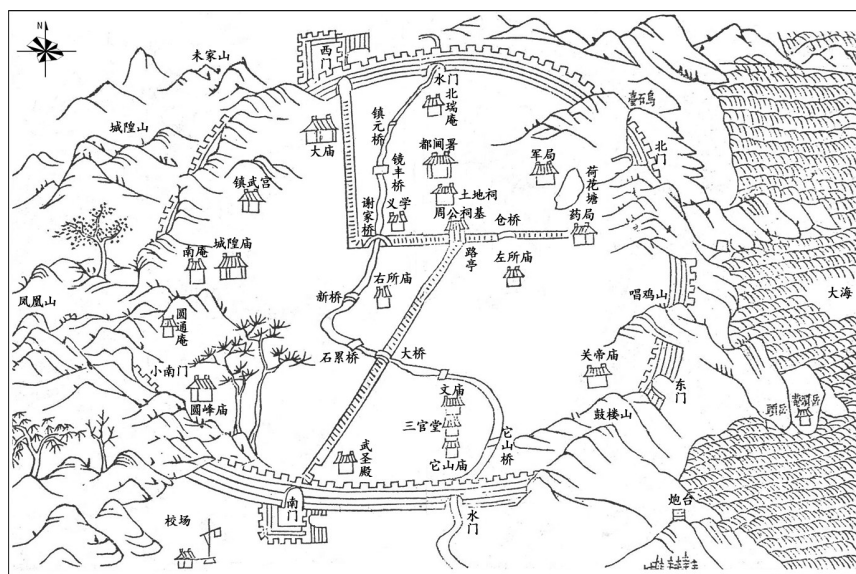


图4 昌国卫城历史地图

Fig.4 Historical map of Changguo Wei

资料来源:根据《象山旧方志上的地图研究》道光昌国卫图绘制。

奉主题,如石浦城隍庙前殿供奉戚继光,后殿刘公祠供昌石营都司属刘朝元,昌国卫指挥吴大酣、王将军等也被供奉,更有各个时期的抗倭名将被演绎成护身符贴于居室内外。

2 石浦港域聚落的集群保护方法

石浦港域在“四岛环列,五门通海”的结构形式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并在“海防筑城,渔业兴港”的区域社会中,形成了集群化的聚落组合。包括昌国卫城、石浦所城、东门旧卫三座海防卫所及延昌老街、渔港中路二段特色风貌街道,还有散落在各处的烽墩遗址、炮台遗址、庙寺、灯塔、路亭等,地域环境中生长的渔文化与区域社会中介入的海防文化相互作用

用,互为一体。其中海防体系作为国家特定时期战略防御的产物,随动因机制的消失而瓦解,空间线索断裂,三座海防卫所则在现代城镇建设中,防御格局模糊,难以识别。因此,本文在地理单元的基础上,通过对多重历史信息积淀进行识别与关联,进一步提出了“历史聚落集群”的概念与保护方法,将历史上因某种共同的机制,使得文化相关、特征相似、地域相近的聚落称为历史聚落集群。集群保护的内涵则包括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上是“历史时段”的有机共生;在空间上是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

2.1 在“历史时段”中寻求有机共生

法国年鉴学派赋予历史时间以空间的特性,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

nand Braudel)的历史时段理论,分别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时间概念,对应“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ts)三类历史事物(何依,2016)。这一层次性的时间构架,改变了单一的线性时间模式,启迪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将石浦港域的演化脉络放在历史时段中进行研究:长时段中,石浦渔港作为地理结构衍生的产物,早在汉代港岛已被利用,渔业生产至今生生不息;中时段中,海防卫所作为社会局势影响的反映,是明王朝抵御倭寇的海防布署,失去历史功能后逐渐民化;短时段中,区域交通作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改变了石浦港陆地尽端的区位格局,其中1970年代,渔港中路使石浦所城失去了“坐冲大海”的初始环境;2000年,沿海南线将昌国城池一分为二;2002年,铜瓦门大桥改变了东门城池孤悬海外的地理形势(图7)。

海防聚落作为人居遗产,在“中时段”的特定社会局势中形成,在“长时段”的演化后融入渔港环境,又在“短时段”因对外交通改变了历史格局,是三个历史时段作用的结果。按照HUL对历史性的甄别:“它既是一种识别角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同时又是一种空间形成的机制(Ron van Oers,周俭,2013)。”因此,保护方法不能局限“社会局势”而将其固化为海防博物馆,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识别特色并寻求共生。

一方面,要在“长时段”中确认聚落文化基因。海防聚落民化后融入地域环境,长时段的地理结构和资源禀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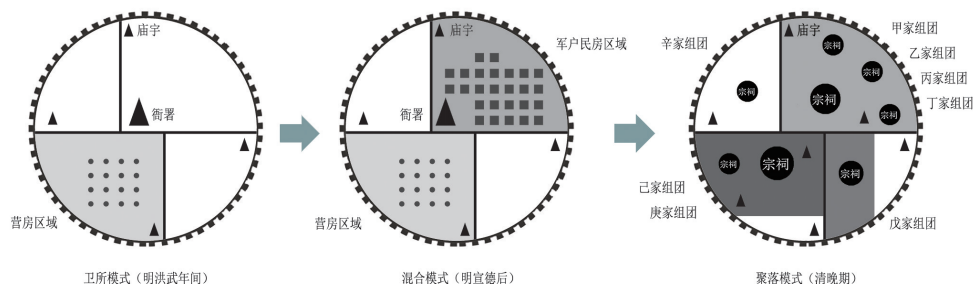


图5 卫所聚落民化过程分析

Fig.5 The process of demilitarization of coastal defense c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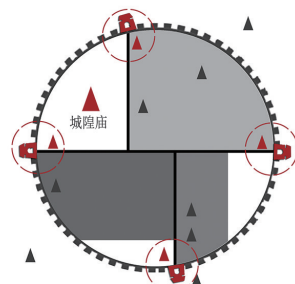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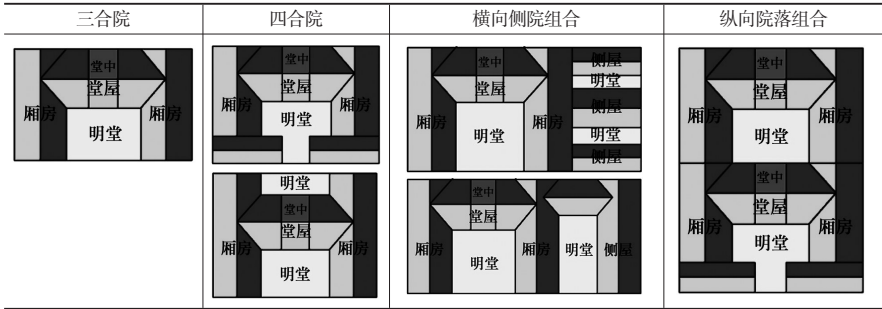


图6 卫所庙门格局分析

Fig.6 The temple system of coastal defense cit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4 昌国卫民居院落演变分析
Tab.4 The evolution of the residential courtyard of Changguo Wei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5 石浦港域历史聚落集群保护分析
Tab.5 Analysis on cluster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settlements in Shipu harbor basin

历史聚落	石浦所城	昌国卫城	东门旧城	延昌老街	渔港中路
价值特色	海防城池 渔港商埠	海防城池 家族院落	海防城池 海岛渔村	渔商会馆	现代渔港
整体格局	半山半城 溪贯城中 源通东海	背山面海 坐冲要地 随形就势	孤悬海外 港前明珠	庙宇林立 商道贯通	面朝渔港 背靠山城
海防标识	南瓮城 巡检司旧址 水师营旧址	昌国大庙 都阹署旧址 烽火台	烽墩 东门岛公署 王将军庙	二湾山路亭	海军俱乐部 海军码头
发展定位	著名渔港及海防特色 旅游目的地、宜居宜 业的生态之城	海防文化教育基地、传统 文化示范社区	海港渔俗休闲岛、 海洋生态示范岛	渔文化信仰体 验区	现代渔港

资料来源：在《宁波市石浦渔港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昌国卫城特色风貌区保护规划》基础上总结。

益凸显，作为资源型城镇，渔业逐步成为石浦港域的支柱产业，并形成了高度特色化的产业链，规定了城镇的发展方向和空间形态，成为一个地理单元社会经济发展的支配因素。在渔文化成为活态的、显性的、全域性的同时，聚落特色逐渐从“海防卫所”走向“渔港古镇”，即在海防城池的形态中融入了渔港、渔业、渔商、渔家等渔文化的内核。在江南古镇趋同化发展的今天，石浦港域的各历史聚落在“山城”和“渔港”的特色环境中，以渔文化为共性进行差异化保护与协同发展（图8、表5）。

另一方面，要考虑“历史事件”影响所形成的现状。海防聚落在失去防御功能后，整体形态也在现代城镇建设中碎片化，包括内部更新和外部干预两个方面：建筑风貌演化一般源于局部更新，改建、重建、新建活动使整体风貌新旧交织，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渐变过程；城池格局演化则往往是在外界因素的强势作用下，导致历史环境完整性的损坏与分裂，是一个特殊阶段的骤变现

象。作为海防遗产是不完整的，但也因此叠加了不同阶段的历史信息，需要在既有环境状态下制定保护对策。以石浦所城为例：人民路取代所城中的溪坑，城镇中心从山上的中街转移到山下；延昌老街各条“道头”因渔港中路建设与码头分离，结果使城镇中心再次从山下转移到渔港；随着南部新城的建设，城镇中心又一次迁移。这些事件背后的机制是渔业生产环境的变迁，现代渔港促使聚落一步步从“山城”走向“渔港”，反映了渔港城镇环境变迁的特殊性。因此，集群保护体现在时间上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多个“历史时段”中寻求有机共生，使海防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组成部分（图9）。

2.2 在多重文化中构建线路遗产

历史性城市景观（HUL）提出了多重积淀的保护理念：“基于大尺度层面历史性城市景观演变理解，认识到现时的城市是经过岁月累积在环境中形成的多重层积(mufti-layers)。无论如何，历

史需要被人感知、城市的多重积淀需要充分展现和弘扬”（张松，镇雪峰，2011）。海防作为一个完整的空间体系，不限于城池的范围，还包括城池所处的地形环境及城池之间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在失去历史功能后，海防体系作为遗产融入了区域发展，具有多重层积的复合特征。昌国卫与石浦所择址建在海湾起伏的山坡上，分别据守昌国湾与东门岛海域。连接两城之间的二湾山路是石浦港域北上的唯一陆上交通。其间筑有碉堡、地堡、烽火台等设施与东门岛隔海呼应，构成了攻守兼备的战略态势。随着数次围涂造地与城镇变迁，二湾山路已失去了历史环境，湮没在民房建筑群中，但是沿着这条断断续续的山间石板路，依然能寻觅途中的二湾头摩崖石刻、后岗山炮台遗址、石浦所城墙及数座路亭，其间还有一段完整的延昌古街。

集群保护体现在空间上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跳出城池范围建立历史信息线路。因此，通过二湾山路这一“线性”载体，将城池和城池之间的历史要素进行关联，建构一座动态的海防博物馆，也为旅游业提供了“海山仙子国，万象书画里”的胜景。这条线路遗产中包括两城一街、九庙十八亭等多元历史信息，集海防、妈祖、渔商、民俗于一体，在共时态的语境中阅读历史，正如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2009）在《简明城镇景观设计》（The Concise Townscape）一书中提到的：理解空间不仅在于看，而是应该通过运动穿越它（图10）。

2.3 在“历史纪念物”中凸显海防城池

西方学者提出了“历史纪念物”的概念，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明确指出：纪念物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有意而为”（intentional）的庆典纪念建筑中，所涵盖的对象也包括那些“无意而为”（unintentional）却因为时间而产生价值的历史纪念建筑（李红艳，2009）。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进一步认为：“历史纪念建筑是一个有清楚时间记录的西方发明，……对历史纪念建筑的保护，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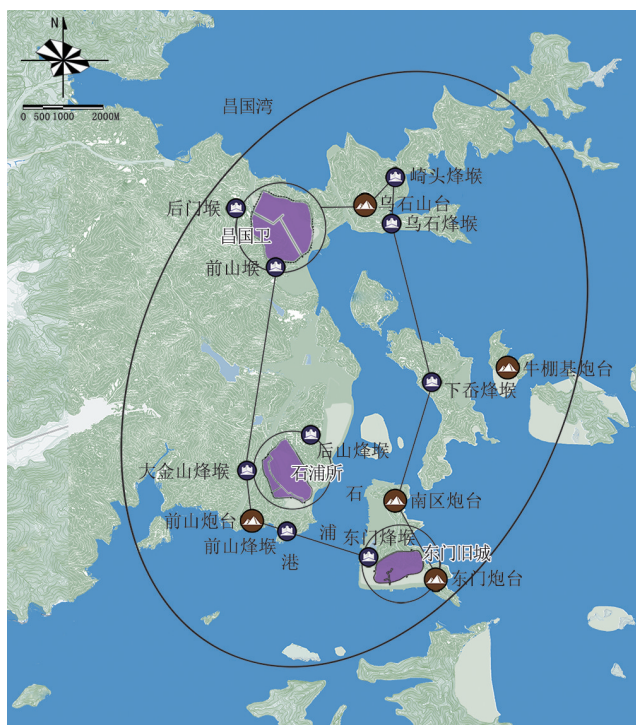


图7 石浦港域海防体系历史格局

Fig.7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coastal defense system in Shipu harbor basin
资料来源：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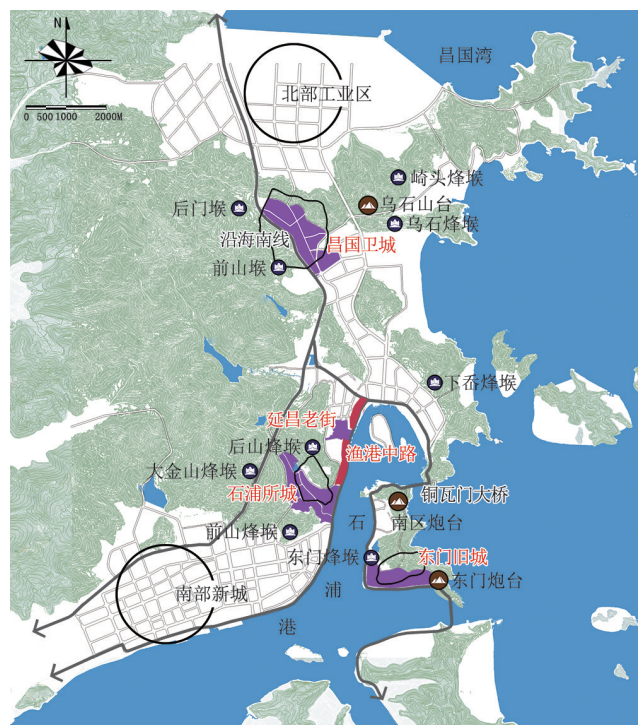


图8 石浦港域历史风貌保护区

Fig.8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in Shipu harbor basin
资料来源：自绘。

果不具备一种历史参照系，不赋予时间段一种特别的价值，则将失去意义”（弗朗索瓦丝·萧伊，2013）。海防聚落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居环境，由海防卫所演化而来，其防御功能在后期的“民化”过程中逐渐退去，成为隐性格局。但是，作为国家社会记忆的海防城池，被赋予了“历史纪念物”的属性，其中的防御格局与要素成为特殊保护对象。因此，在聚落整体保护的同时，需对海防要素进行系统保护与重点修复，在石浦港域形成由卫城、所城、兵寨组成的海防城池遗产体系。

首先是边界系统。一方面，遵循“阻山不设”而断续的特征对城池边界进行修复，将自然环境纳入城池，又将历史城池从现代聚落中分离出来，呈现历史纪念物的整体意象；另一方面，一门一庙的门户组构格局，作为三座城池的营建制度早已转化为心理图示，各门户的守护神被居民供奉，香火不绝，在城门缺失的今天，庙宇取代了入口，边界系统在适度修复的同时，重点通过对“守门庙”的环境营造来纪念城门遗迹。

其次是历史格局。由于等级差异和

地形特征，三座海防城池的主轴明显不同：昌国卫建制级别高，大街宽阔，型制规整，兼具军士集结操练；石浦所随形就势，大街顺山间溪水走向，海上船只可从南水门入城；东门旧城背山控海，直街连道头，便于战船出海进行主动防御。三条主轴在海防功能退化后，均被赋予了商贸功能，市镇特征显著，海防成为隐性要素。关于这点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参与事件的相关因素均在该建筑（事件）上留下记号及烙印，但它们在使用中并不显现或被认识到，当建筑物失去原有的功能，成为一个纯粹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促成它的相关因素作为记忆而显现出来”（阿尔多·罗西，2006）。因此，需进一步在商业街道中以纪念物的方法保护海防信息，其中的文字记载则更多地体现出“可识别性”，如石浦主街拱门正中的石匾“金汤永固”，两侧的路牌“营房街”、“巡司弄”、“校场巷”等，在开放的街道环境和现代生活中建构海防博物馆。

2.4 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社会记忆

按照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Halbwachs）的观点：社会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Connerton, P）进一步明确了通过纪念仪式的操演可传达和维持社会记忆：仪式不仅具有表达性，而且有规则性；不仅形式化，而且有意义，它的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到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保罗·康纳顿，2001）。石浦港的三座海防城池，经历了卫所废除后漫长的“民化”过程后，其中的海防要素已成为社会记忆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现在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中，成为地理单元中特定的文化现象。

作为宗教信仰，各个时期的抗倭名将化作神灵为后人供奉：石浦的城隍庙主殿供奉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后殿刘公祠供昌石营都司属刘朝元；东门岛的王将军庙则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昌国大庙前门廊柱有对联：中唐名相洒一腔热血，昌国遗庙荐千古忠魂。此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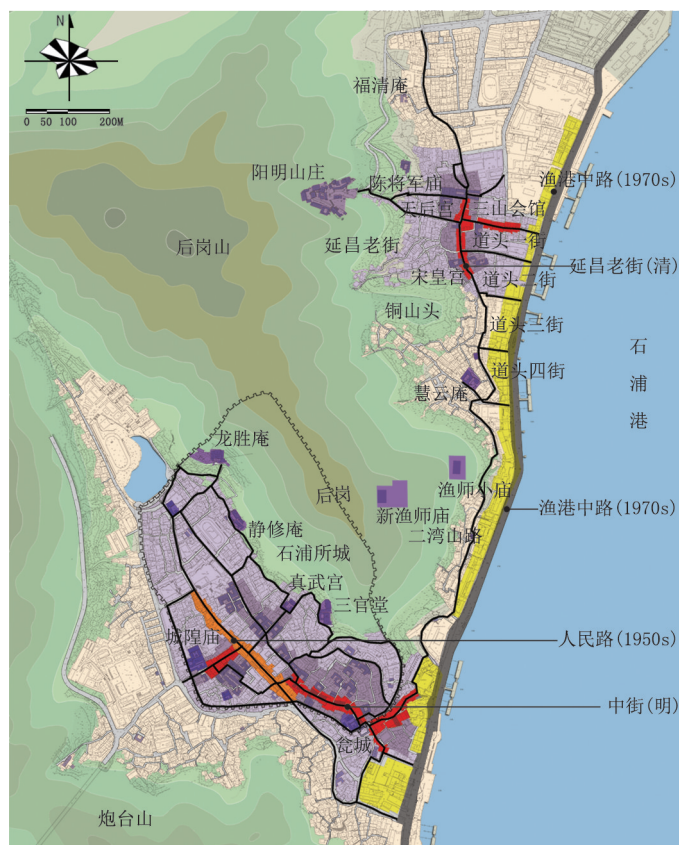


图9 石浦——延昌历史演化信息图

Fig.9 Historical evolution infographic of Shipu-Yanchang
资料来源：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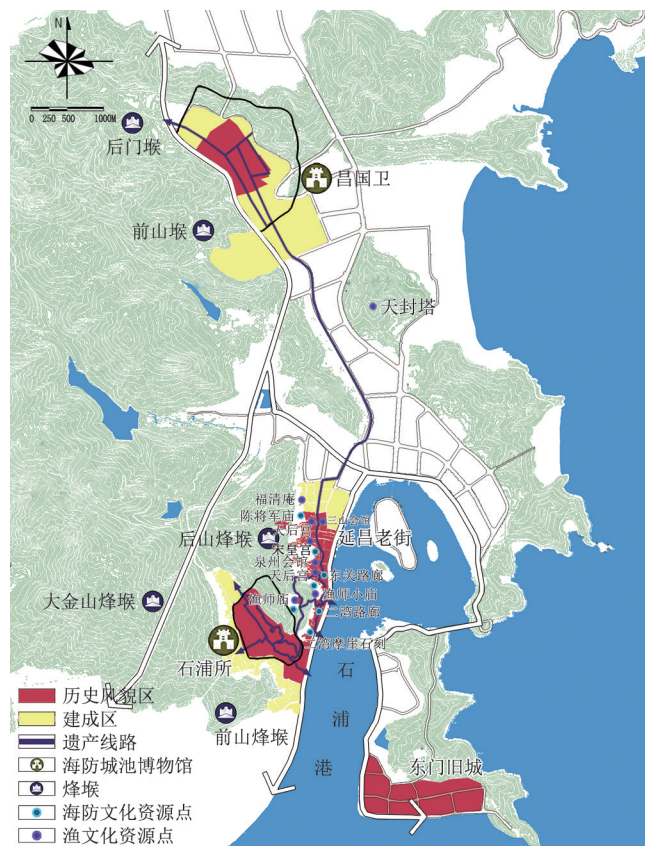


图10 石浦——昌国文化线路建构图

Fig.10 The line heritage of Shipu-Changguo
资料来源：自绘。

国卫指挥吴大酣、王将军等人物以海防曲目角色的形象在庙中的戏台上反复上演，把昔日的海防史话化用角色和场景保留下来。各个时期的抗倭名将更是被演绎成门神贴于庙内外，驱邪防妖。

作为民俗活动，由卫所军事特性衍生出来的“海防魂”作为社会记忆深深印刻石浦港域，自明嘉靖以来，昌国每年清明、十月初一有“两头会”的传统，以告慰将士亡灵，行会以昌国大庙、城隍庙、石浦城隍庙、关帝庙、三圣庵等庙宇为起点，进行踩街游行活动，更有祭祀抗倭勇士的盾牌灯舞，清明会、十一会等民俗活动延续至今，是具有生命力的精神文明（图11、12）。因此，对于卫所聚落的集群保护，要将特定的时间、空间、场所和设施与固定的身体操演、语言结构模式紧密相联，并通过原住民的参与来获得。尤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海防基因”，体现社会记忆的实践本质。

3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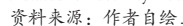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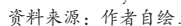
吴良镛先生在《广义建筑学》中指出：“城乡聚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比个体建筑来，镜面更大，也更能系统地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海防聚落是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的特殊类型，由明代军事卫所逐渐民化形成，兼具了军事防御的“城”和传统聚落的“村”，既有军事建制的统一布置和型制，又在地域文化的浸润下成为传统村镇。在我国城乡规划模式走向区域关联、面向资源整合的转型之际，对城乡遗产保护的认识也面临着从“分”走向“合”，保护方法从“个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地域环境和区域社会将成为城乡遗产保护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本文作为历史性城镇景观（HUL）的规划实践，以石浦港域海防聚落的演化为例，提出了历史聚落集群的概念，并进一步针对快速发展背景下遗产价值在现代城市中的进一步破碎与分离，探索

了集群保护方法。集群保护的内涵是历史时段的有机共生与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突出城乡文化遗产在区域社会中的历史价值，强调城乡文化遗产在地理单元中的整体保护，旨在寻求地方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重新建构。

本文是在宁波市“宁波市石浦渔港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昌国卫城特色风貌区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在此对参与该项目的贾艳飞、邓巍、王振宇、唐爽、李励、卢翌、张莹莹、殷楠、宋阳等深表感谢！

注释

- ① 1964年5月31日，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发文通过《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是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原则。
- ② 分别为临观战区、定海战区、昌国战区。临观战区位于宁波北部平原地带，濒临杭州湾，置二卫三所，构成翼援东



③ 《石浦镇志》载：（后门山昌国卫）城高三丈三尺，广一丈，延袤七里……城上雉堞一千九百十有四，警铺七十二，敌楼三十六。濠二百六十丈，其西北九百一十丈阻山不设。

④ 《昌国卫志》载：嘉靖三十一年后数年中，倭寇大规模侵犯昌国，其中一次5000余人侵扰，陈百户巷战而死，武指挥战死紧存一副牙齿入墓，戚继光之子阵亡于王子岭头，其他军士难以记名。为怀念阵亡将士，百姓纷纷建造寺观庙宇。

- [1] [英]戈登·卡伦. 简明城镇景观设计[M]. 王珏,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CULLEN G. The concise townscape[M]. WANG Jue,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9.)
- [2] [美]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CONNERTON P. How societies remember[M]. Naribilige, translat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3] 弗朗索瓦丝·萧伊. 建筑遗产的寓意[M]. 寇庆民,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CHOAY F. The implied meaning of heritage[M]. GUAN Qingmin, translat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Ron van Oers, 周俭. 201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在亚太地区的实施[D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86c2af39a45177232e6>

[15] 张松, 镇雪峰. 历史性城市景观——一条通向城市保护的新路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3. (ZHANG Song, ZHEN Xuefeng.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urban conservation[J]. 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11(6):3.)